蒙齋中庸講義

三

詳校官大理寺卿臣富炎泰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蒙齋中庸講義卷三

宋 袁甫 撰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

國立中央圖書館

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
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
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
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
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
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

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
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
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
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
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
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
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

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

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
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
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
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
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

文武之孝與文武之政一而已矣政在方策可覆視

也人存者盡人之道如文武是已文武雖亡復有盡
人之道者繼之亡猶存也君子以人治人人皆有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則順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以治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敏莫甚焉以地道
敏樹譬人道敏政可謂妙于形容矣蒲盧蘆葦也蘆
葦易生之物孰生之地之神氣也神氣可聞乎可見
乎以爲可聞可見則神氣果何物耶以爲不可聞見
則蒲盧在目前耳噫達乎此則知性命矣知中庸矣

知敏政矣爲政在人盡人道者始可謂之人身與人
非二物取人安得不以身道與身非二物脩身安得
不以道仁與道非二物脩道安得不以仁仁者人也
論語言仁之方未嘗直指仁體言之直指仁體者其
惟此一句乎凡草木五穀芽甲未生已具一陰一陽
矣人之生也負陰抱陽仁即人也申之曰親親爲大
因仁以及義義者宜此者也又申之曰尊賢爲大兩
大字不可輕看至大之中有至微者存大包天地微

入無倫故親親非無等差也有隆殺焉尊賢非無區別也有等級焉品級劑量至纖至悉禮也仁義禮一原也故曰生生非由外至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註以爲脱簡今從之故君子不可不脩身接上修身字今試以身體之吾欲脩吾身盡反思吾之親親果仁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事親也吾欲事吾親盡反思吾之尊賢果義乎未乎此所以不可不知人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若之何而知之曰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命之性也不患不知人患不知天耳知天當何所用力曰其惟格物致知乎天地之道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者何物也太極之妙陰陽具焉分陰分陽萬物生焉故格物乃可言致知知陰陽乃可言格物人亦萬物中一物耳明乎天之陰陽則通之于人凡剛柔緩急輕重雜然不齊者一陰陽也而知人特餘事耳非特知人也人倫之中曲折萬變皆不能逃乎陰陽二字孝子之事親

所以至于天地明察者亦惟通乎此而已大舜之聖
明庶物察人倫亦是物也孔子所謂仁人不過乎物
孝子不過乎物者亦是物也此即所以修身也然則
致知格物之學極而至于知天則知人事親修身無
不該貫嗚呼天命之謂性一語其可不深玩而精講
之哉
方策載文武之政而人則政之精神也人道涵育羣
生猶地道之發育萬物蒲盧易生之物也可謂敏矣

孰生之地之神氣也敏政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
神氣爲之乎政之係于人也尚矣取人以身身即人
也脩身以道道即身也修道以仁仁即道也以人訓
仁非兩物也義者宜此亦非兩也謂爲非兩親親尊
賢兩不悖也奚止于兩三千三百各有等殺禮所生
也禮本太一此所以爲一也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
蒙上親親也身者父母之遺體也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蒙上尊賢也天地之性人爲貴也思知人不可

以不知天知天何也知性也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之陰陽則知人之剛柔知陰陽剛柔則能諭父母于道而孝可以立身如此則四海之内同一愛敬綏來動和敏孰加此

天叙五典通行萬世而人鮮行何也有達德而後可以行達道也知仁勇人人同得故亦謂之達有德則道行矣而復繼之曰行之者一豈三德之外別有所謂一耶噫知者知此者也仁者行此者也勇者强此

者也知此者誰歟行此者誰歟强此者誰歟非性歟非天命歟伏羲之未畫易也未有陰陽之名而健順之理已函未有剛柔之名而動靜之理已具自伏羲畫之曰一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堯舜禹又名之曰中有中則有上下有四方以至無窮皆中也子思得吾夫子之的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曰至誠之道誠即中也即一也即天命之性也誠可以實言乎曰實固誠也而未足以盡誠誠

無對也而實則有虛爲對矣離之中虛坎之中實皆誠也實對虛而誠則包虛實而無與爲對也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即一也一乃萬之宗也無對乃有對之宗也知有三聖人一性湛然與太虛同故曰生知彼學而知困而知者一日通徹無間則猶聖心之湛然太虛也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聖人純純皜皜從容中道故曰安行彼利而行勉而行者一日如至其家則猶聖人之

從容中道也故曰及其成功一也此論知行而知仁勇三德益明猶以為未也又以好學力行知耻指示學者入德之門學而知味于知最近行而不倦于仁最近耻不若人于勇最近知斯三者則得所以用力之方故脩身治人治天下國家舉不出此嗚呼反覆此章吾夫子直以聖人之事望學者慮學者以聖人為終不可及故指示之曰患不學爾患不勉爾果能奮發磨勵其歸則一又教之曰用力之要當自近始

學者一聞此訓醉而醒夢而覺踴躍直前擔荷茲事蚤夜黽勉弗得弗措使吾身與是書為一即知也即仁也即勇也不然良醫畀以起死之藥疑而不肯服柰之何哉

五典天下所通行知仁勇天下所同得故皆曰達至哉達乎天地之元陰陽之交鬼神之會洋洋如也淵淵浩浩如也吾于是觀達焉于是觀中庸焉于是觀性命焉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萬之宗而無與爲對

者也是故太極無對性無對道無對中無對誠無對無對即一也一而二非對乎曰一而二二而三以至十百千萬皆一也無對則有對在其中矣知有三生知者性之也湛然太虛也學焉困焉者一日通徹無間則亦可與生知者等故曰及其知之一也行亦有三安行者性之也坦然大路也利焉勉焉者一日如至其家則亦可與安行者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學者欲造此一乎當自近始學而知味近知行而不倦

近仁恥不若人近勇切近則非二物矣豈獨脩身哉治人治天下國家可也何也一人之性千萬人之性也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炯然不可亂者則一也經常也萬世常行也九經論修身尊賢親親與上文相貫上文先親親而後尊賢上恩也此先尊賢而後親親上德也各有攸當也大臣以敬言體貌貴隆也羣臣以體言情意貴親也各有義也庶民視之如子百工則來之而已末不勝本也諸侯近于遠人今先

遠人而後諸侯柔遠能邇也九經必始于身身也者其親親尊賢之標準大臣羣臣之表儀庶民百工之宗主而諸侯遠人之所觀瞻乎道立云者以人治人人道于是乎立也又得賢人爲輔則所立愈不惑矣然後施諸家則親愛洽而諸父昆弟之怨消矣用諸朝廷則君臣不疑而明良之歌作矣羣下歸美而天保之雅興矣推諸天下則仁化流行而勸相之俗成矣農末相資而貨財之源裕矣達諸遠方則四夷慕

義而中國尊矣庶邦丕享而德威昭矣子思既言明效大驗如此又從而敷繹之使夫人知九者之經無一而非中庸也禮本于太一而獨以齊明盛服爲言衣服非粗淺太一非微妙也上衣下裳精義入神也非禮勿動寂然感通也此中庸之見于修身者也是非不兩立邪正不兩大聽讒者必不聽忠好色者必不好德重利者必不重義故必去讒必遠色必賤貨則純于天理而邪不干正矣此中庸之見于勸賢者

也人情不甚相遠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我之昆弟諸父不豐其祿位其謂我何哉然祿位可豐也而好惡不可私遵道循義衆所好也亦昆弟諸父之所同好也怙勢作威衆所惡也亦昆弟諸父之所同惡也不徇其私情之好惡而一順其公心之好惡是之謂同夫然後恩不掩義義不廢恩而親愛可長久矣此中庸之見於勸親親者也官盛任使則為屬者各分其職而為長者不必親細務之勞忠信重祿則不但君臣相與以誠而

又為士大夫養廉之地此中庸所以為大臣羣臣勸也時使薄斂既使之有餘力又使之有餘財施於農民者寧過於優也日省月試固不可也其膏亦不必濫其賞施於末技者亦惟其稱也此中庸之所以為百姓百工勸也來不拒去不追其善也可嘉故不殞厥問其不善也可矜故不殄厥愠一以撫柔之道待之未嘗以中國之禮繩之也廢絶者存之危亂者扶之朝聘之禮四時行焉厚往者萬福攸同薄來者不寶遠物所以曲盡夫時

義之宜者蓋不敢以遠人例視之也此又中庸之見
于柔遠人懷諸侯者也自修身以下止有遠人諸侯
不用勸字餘六條皆曰勸味此一字而聖人之心可
見焉又發明之曰所以行之者一一者何性是也率
性則經正而庶民興矣不然則拂其天而人欲肆行
曰吾有術以駕馭斯世經可無用也幾何而不率天
下之人爲禽獸耶吁儒者學爲世用經之一字其可
不精講乎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又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夫論君子之德必觀其動者何哉人心之動最于動容而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微之一字厥旨深矣一起居出入動之微也一步趨坐立動之微也一俛伏拜興動之微也一交際酧酢動之微也人心本寂然不動而感物則不能不動其動也常于幾微而驗之凡顯設于宗廟朝廷之上者即其積習于居處燕閒之

時者也發見于大賓大客之前者即其伏藏于屋漏
闇室之内者也故詩之美刺每于容貌之間覘人之
得失而左氏所載凡禍福休咎亦每于是占焉豈非
一動之項皆其中心之所形見而吉凶悔吝之生乎
動者有非偶然之故耶動非一端而皆歸于禮以禮
而動則威儀容止無往而不合于道不以禮而動則
進退周旋無適不違乎理禮者天理之自然毫釐不
可加損者也顔子問仁之目夫子告之以非禮勿動

而大壯之象亦曰君子以非禮勿履履必以禮而後
爲壯動必以禮而後爲仁禮之切于修身蓋若此雖
然中庸論修身以禮而必先之曰齊明盛服何也服
身之章也而所以稱是服者則以其有齊明之德也
齊明二字義則一爾齊者必明明者必齊記曰齊者
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于神明也齊戒精明之德
寓見于身章服飾之閒然豈獨服而已哉紘綖冕弁
以爲首容佩玉衡牙以爲行容錫鸞和鈴以爲升車

之容璧琮圭璋以爲祭祀之容登降揖遜折旋俯仰莫不各有其容衰經則有哀戚之容甲冑則有不可犯之容若是者豈徒外貌云乎哉皆齊戒精明之德所發見也齊戒精明即吾之本心也故方其未動也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及其既動也吾亦烏可得而已吾惟周旋乎禮之內而不敢少越乎禮之外至于和順積而英華發仁義充而生色盎黄中通而四支暢何往而非禮哉每觀檀弓載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

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夫服除而受弔其爲禮亦難矣哀甚則太過不哀則不及今深衣練冠服有禮也待于廟位有禮也垂涕洟容有禮也故子游嘆息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合矣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合何所合中何所中于此可以觀禮矣禮雖亡而義可起以義起禮故動無不中其中也固未可以語動容周旋中禮之盛德然其爲中則一也一動之中中也無一動之不中亦中也茲

所以見禮之無不在也如以一動之中不足以言中
則禮之周流于事物間者亦狹矣是故聖人之禮即
常人之禮也由一動之中而至于無一動之不中斯
所以爲聖人也已而豈他有高妙與深奇特之事哉
乃若曾子子貢修容之事則吾有疑焉何疑爾疑記
禮者指爲盡飾之道似未足以究曾子之心也夫容
非可修也尤非可飾也記者徒見入廐之後閽人辟
焉涉內霤卿大夫辟焉以國君之尊猶降一等而揖

焉則以為曾子何以感人悟物其速如此此意者修飾容貌而然耶嗚呼使容而可修可飾也則子貢固已修之飾之矣何爲闇人卒辭子貢而辟曾子也然則曾子所以能感動人物者何歟曰曾子三省之功蓋于是驗焉容之發也是動也心之省也是不動也入庇之時謂之省則可而謂之修飾則差矣曾子平生工夫專在省察故其將死也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與易蓍戰

兢之語同一原也而或者乃謂容貌顏色辭氣爲末戰兢臨深履薄爲本此何足以語道哉曾子唯一貫之妙其得力正在此此可與心通默識者言膠紙上之語者不能進此也甚矣人心之動至可畏也彼懷姦以惑人飾詐以欺世若所謂象恭滔天足恭可恥令色鮮仁色厲內荏者此固不止于動心而已至于驕者易溢華者易落怒者易悻狂者易躁鬱者易慘悔者易沮懟者易沘一念之動已不能揜于容顏之

間人之視己如見肺肝可畏哉子路孔門高弟也
聞乘桴則喜圍陳蔡則慍外境一移内心即動自子
路尚爾況其他乎然亦有資禀寬容深而莫測者子
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喜慍不形於
顏面此非學力之不動也天資之不動也乃若聖人
之不動又豈子文輩所能窺其門墻哉喜怒哀樂之
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未發者何也禮也
中節者何也亦禮也動即不動不動即動慟哭於顏

淵之死出涕於館人之喪若動而實不動也莞爾於武城之弦歌喟然於曾點之舍瑟若動而實不動也迅雷風烈必變恐懼修省之義也而有盛饌亦變色而作則雖一飲食之微亦惕然如天變之臨若動而實不動也式負版者致敬民數之義也而凶服者亦式之則雖一遇哀之頃亦凜然如大祭之承若動而實不動也鞠躬於執圭而愉愉於私覿屏氣於升堂而怡怡於降堦斯須之暫變化不居若動而實不動

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寄興於山梁之雉負手曳杖
消搖於門感傷於兩楹之夢或語或歌隨時而變若
動而實不動也故門弟子記夫子動容周旋中禮而
曰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人見其爲夫子之動容
而不知其爲夫子之禮也諾陽貨見南子行乎季孫
三月不違人見其爲夫子之動容而不知其爲夫子
之禮也吾又嘗觀夫子之誨學者以禮矣曰知及曰
仁守曰莊以涖之言之次序有深意焉蓋世有聦達

之人而秉德或未粹是知及而未能仁守也亦有秉德已粹而臨民或太簡是仁守而未能莊涖也知而守以仁仁而加以莊可謂盡美矣又申之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嗚呼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以合禮哉禮次于知仁莊之後固教學者以禮也乃教學者以動也莅民非動乎曰涖民動之一端也而動非止于涖民也大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凡動于吾身者孰非動哉天下之動與吾身之動又豈有二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皆天之動也地載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皆地之動也人之一身頭圜象天足方象地外之四肢内之五臟皆與陰陽相爲流通故易之八卦爲首爲腹爲足爲股爲耳爲目爲手爲口於以見陰陽奇耦之畫未嘗不與吾身相應六爻之動即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即天下之動天下之動即天地陰陽之動而非有二也兹其所謂貞夫一者乎大傳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

行其典禮夫行典禮而先之曰見天下之動斯動也即禮也非禮之外別有所謂動也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庸用也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禮若何而用禮若何而行達于見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於天地陰陽之動即吾身之動吾身之動即天下之動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達於貞夫一之旨則可以用禮可以行禮矣嗚呼不至於此則雖知及仁守雖莊

以治之聖人猶有不満之意故曰未善也禮豈可以易言哉動豈易於合禮哉嗚呼知易則知禮矣

凡事者所該廣矣精粗細大皆是也豫則立前定則立也言未出而前定事未形而前定行未著而前定未出未形未著是喜怒哀樂未發也是不睹不聞也可以觀中焉觀誠焉觀性焉道前定何也正謂中也誠也性也亘古常定無終窮也言行事亦道也學者用力之要何先曰謹獨何謂豫非安排較計之謂也

誠立自然前定也安排較計者臨事未必不顛錯則不可以言定矣誠立而前定者精當而不差從容而不亂如是而言矣口而言可也擬之而後言亦可也如是而行直己而行可也議之而後動亦可也事也道也亦莫不然此所以不跲不困不疚不窮也此之謂豫此之謂前定先覺而非逆詐也中節而非臆中也鏡中萬象非將迎也大明當空非私照也或曰道與三者並列為四何歟曰言行事固皆道也而道不

止於言行事也天地之間有形無形有聲無聲何可究詰何可限量故包之曰道則無不該矣三才皆道也鬼神亦道也萬物亦道也皆中庸也即性命也

諫行言聽而後膏澤下於民苟不得乎君則民何以被其澤所謂獲者非謂以非道悅其上也有道之獲無求於上也朋友信之則上自信之矣朋友亦非以私情相信也信道也以道相信者淡以成以私相信者甘以壞二者固相反也何以取信於朋友實行素

修也何謂實行孝是也何謂孝誠是也何謂誠天命之性也洞洞屬屬如執玉奉盈聽于無聲視于無形孝子之誠天性也夫至於誠極矣而又曰明善何歟本無誠之名也但有純質而已但無偽妄而已於是强名之曰誠尚慮人之未達也又强名之曰善言誠則渾渾如也言善則渾渾者愈昭昭矣而又强名之曰明故誠身必自明善始善何待明有似善而實非善者楊墨之仁義鄉原之忠信不可不明也既論明

善誠身之道遂究極天人而言之誠者天之道其不勉不思之聖人乎何謂不勉勉以不勉也何謂不思思以不思也是謂從容中道是謂誠誠之者必明善然後能誠身一性本明有意斯昏意泯欲消烱烱自若惟明乃能擇善惟明乃能固執明者所以造乎誠者也此章亦慮學者以天道為高遠以聖人為不可幾及遂敎之曰患不擇善爾患不固執爾果使精明剛健曰聖曰天其則不遠噫奈之何而不自勉乎自

勉當如何下文所叙是也學何所學問何所問思何
所思辨何所辨行何所行曰盈宇宙之間皆性命也
皆中庸也皆誠也而皆備於我學者學此也博非不
約惟博斯守約矣問亦問此懼其猶有未精故問不
可不審思亦思此懼其猶或易差故思不可不謹辨
亦辨此懼其猶或疑似故辨之不可不明行亦行此
懼其猶或偷惰故行之不可不篤五者最切於學者
之身皆當精擇而固執之學問思辨既知所擇而其

行也微差則亦不足以言擇矣篤行雖已堅固而學問思辨一或少息則亦不足以言固矣故所貴乎誠之者無時而可已也已則措不措是不已也今之學者未識性命是以未識中庸學問思辨行一有未善則措之而不復加勉是所謂畫也是所謂棄暴也是所謂弗可雕弗可朽也至於此則他人何所用力乎有能豁然而省憤然而作奮大勇立大志學不得則弗措問不知則弗措思不得則弗措辨不明則弗措行

不至則勿措弗措在我不屬他人弗措即舉舉則不難進雖有序不退即進成雖有漸不虧即成好如好色信如金石志正如射期于必中心競如敵務在必克果能是始可謂百倍其力矣始可以明其愚强其柔矣始可以言誠之者矣

治民自獲上始獲乃有道之獲非諂事也獲上自信友始信乃有道之信非利合也信友自順親始順乃有道之順非苟從也順親自誠身始誠即道也誠身

自明善始明明則誠矣誠者天之道也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也生知安行者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擇善固執是也學知困知利行勉行者也何謂誠性是也釋者以實訓誠然有實則有虛坎中實離中虛中實誠也中虛亦誠也孟子言充實之謂美未大且化也誠則化矣故實之一字未足以盡誠善論誠者其惟求諸性乎性即中也太極也人人所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精擇之篤行以固執之此皆率性而求

盡乎誠者也學弗能弗措問弗知弗措思弗得弗措辨弗明弗措行弗篤弗措誠也不誠則措矣百倍其力弗措也措則非誠矣果能此道愚必可明柔必可强蓋氣禀雖有清濁厚薄之不齊而一性之靈大抵相近而無有不善愚不力于誠耳既能弗措則變化氣質以復性命之正乃必然之理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天命之性也誠不可傳可傳者明明即性也不

在誠外也卓彼先覺自誠自明不勉不思何其從容
中非爾力得非可能此性之事也至於設教以教
人則又當自明而誠如上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
行皆所以明此性也此教之事也教將以明性性
明則誠至誠至則與性之者一也故下文申言之曰
誠則明明矣明則誠矣正以見教者之誠與性者之誠
無以異也
自誠明謂之性太極分陰陽渾渾者自昭昭也性之

者也自明誠謂之教陰陽一太極昭昭者亦渾渾也
由教而入也教亦性也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
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
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誠之上加一至字猶言至德至神所以極形容之妙

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非曰以誠盡性之謂也本有此性則本有此誠非自外來也不雜人偽順乎天則斯其爲盡性而已矣有毫髮之未純不足以言盡有毫髮之未明不足以言盡所貴乎聖人者全之盡之而無少虧欠者也是性也非獨已有之人皆有之物皆有之同此一誠也顯泚於親之不葬非爲人泚也揜不善於見君子之時誠諸中者也非性然耶故凡具此性者皆有此誠特爲妄所蔽耳妄去則誠

存一反手之間耳聖人察乎此故必收養之而勿使
失性必保合之而各正性命是所謂盡人之性也雖
然謂人同此誠可也謂物亦同此誠不已過乎吁盈
宇宙之間皆物也大莫大於天地誠也所謂爲物不
貳是也微莫微於一毫誠也所謂德輶如毛是也然
則一毫之微尚有誠而況合萬有乎萬有非多一毫
非寡也皆誠也皆性也聖人輔萬物之自然山者不
使居川渚者不使居中原與凡山澤虞衡皆有厲禁

正所以盡其性也皆誠也贊化育參天地說者以爲盡性之功用殊不知盡天命之性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別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內非別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誠而已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哉曰有直必有曲無曲是無誠也惟曲乃能有誠也然而謂之其次何也曰此誠之者也所以次于誠也致云者精求密察無所不極其至也世人不達此誠之妙以渾然

質直爲誠而不知燦然明備之爲誠也以至一不變爲誠而不知惟變所適之爲誠也以寂然靜止爲誠而不知洋洋發生之爲誠也故申言之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嗚呼以形著明動變化而論誠非洞達天人性命之奥深造中庸誠一之境豈能至是哉又繼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化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也一中庸也一性命也學者讀此章當涵泳致曲之

旨而體之於身則得其所謂自明而誠者庶乎謹獨擇善而知所用力之地矣

誠之至者性無不盡性者何也天命之謂性氣理具焉孟子曰形色天性蓋天命人以形色而性未嘗離也記曰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人物之生隨所禀賦有純於清且厚者焉有純於濁且薄者焉有混清濁厚薄者焉宜若甚不同也精而言之則得其清矣然清及鄰於薄得其濁矣然濁及鄰於厚又何

其不甚相遠也故孔子曰性相近孟子曰性善夫惟其近且善也故好惡趨舍人所同也而物亦同君臣父子人所同也而物亦或同孝養祭享人所同也而物亦或同夫其所以有是靈明不昧者皆天命之性也天生聖哲出爲人物之宗主則窮理盡性至命非天下之至誠者不能經傳所載曰成性節性彌性養性云者是所以盡巳之性也至於克綏之而若有常性牧養之而勿使失性保合之而各正性命則又所

以盡人物之性也是性也本無己與人物之别也人人有太極物物具太極人物之太極即我之太極太極在我則化育已行乎其中非别有所謂贊化育之事也天地不出吾性分之内非别有所謂參天地之妙也一言以蔽之曰至誠而已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謂誠之者次於至誠也致者推而極之也人之生也直安有所謂曲哉曲猶曲禮之曲也曲乃所以爲誠也誠者充滿周徧無乎不在質誠也文亦誠也顯誠

也微亦誠也止誠也行亦誠也常誠也變亦誠也故
中言形著明動變化而斷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然則曲能有誠及其變也則與至誠能化者無以異
也何也一性命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
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上章之前定此章之前知一也誠之所至自神自明

何幽不格何微不燭書所謂一日二日萬幾易所謂幾者動之微幾有善有惡善惡之幾即興亡之幾也故不待升平隆盛而後謂之興不待極敝大壞而後謂之亡味將之一字微有兆朕故謂之將人未覺其興亡而至誠者則知其將興將亡彼未覺者只緣此心昏昏所以不識善否之幾誠者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真如天之將雨驗於山川之雲所謂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精神氣象自有感觸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誠與不誠耳合於誠者謂之善善即祥也即其所由興之萌也悖於誠者謂之不善不善即妖也即其所由亡之兆也至誠如神誠即神也非誠之外別有所謂神也然則將亡者可轉為興乎曰患不誠耳夫苟至誠則幾之將然者皆在吾神明變化之中矣此之謂自作元命誠之所至自神自明微有兆眹謂之將國之興亡人未之覺也惟至誠者於妖祥幾微

之間已知其將焉見著龜動四體精神氣象孰得而

揜之禍福天也善不善人也將而先知者一性之靈

炯然於天命流行之中者不可誣也然則將亡者可

轉爲興乎曰患不誠耳誠則皆在吾闔闢變化中矣

故曰如神誠外無神神外無誠

天道之神所以能體物者誠一之至未始離於物

也至誠與天道相似故神神而明之所謂格物也

物格而無不明則善不善之將然者無所潛於隱

伏矣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謄録監生臣孫永治